

张晓栋 著

上海大学出版社

洋泾浜： 上海往事

YANGJINGBANG
SHANGHAI WANGSHI



张晓栋 著

上海大学出版社

洋泾浜： 上海往事

张正新 编著

YANGJINGBANG
SHANGHAI WANGSHI

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洋泾浜：上海往事 / 张晓栋著. —上海：上海大学出版社，2010.5

ISBN 978-7-81118-591-1

I. ① 洋… II. ① 张… III. ① 随笔-作品集-中国-当代 IV. ① I267.1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0) 第 035448 号

责任编辑：傅玉芳

装帧设计：施羲雯

洋泾浜：上海往事

张晓栋 著

上海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

(上海市上大路 99 号 邮政编码 200444)

(<http://www.shangdapress.com> 发行热线 66135110)

出版人：姚铁军

*

南京展望文化发展有限公司排版

上海第二教育学院印刷厂印刷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

开本 890×1240 1/32 印张 7 字数 113 000

2010 年 5 月第 1 版 2010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：1~5 100

ISBN 978-7-81118-591-1/ I.087 定价：20.00 元



前言

洋泾浜，19世纪40年代起成为上海英法租界的界河，1914年至1916年填浜筑路，为法租界与公共租界的界路。初名爱多亚路；1943年改名大上海路；1945年改名中正东路；1949年改名延安东路

老上海一词的出现，很大程度要归功于20世纪30年代的迷恋者，比较抗战、孤岛、沦陷、内战各时期以及解放后的历次运动，他们沉湎于那个特定的年代，惊魂寄托于那个精致得让人窒息的优雅传说之中是有其理由的。仿佛为了印证，许多带走上海故事的人们，近年又从香港或台湾还回了许多故事。感谢他们让上海有了传奇。

但是，上海还有更老的故事。

一百多年前，上海有一条与苏州河平行的水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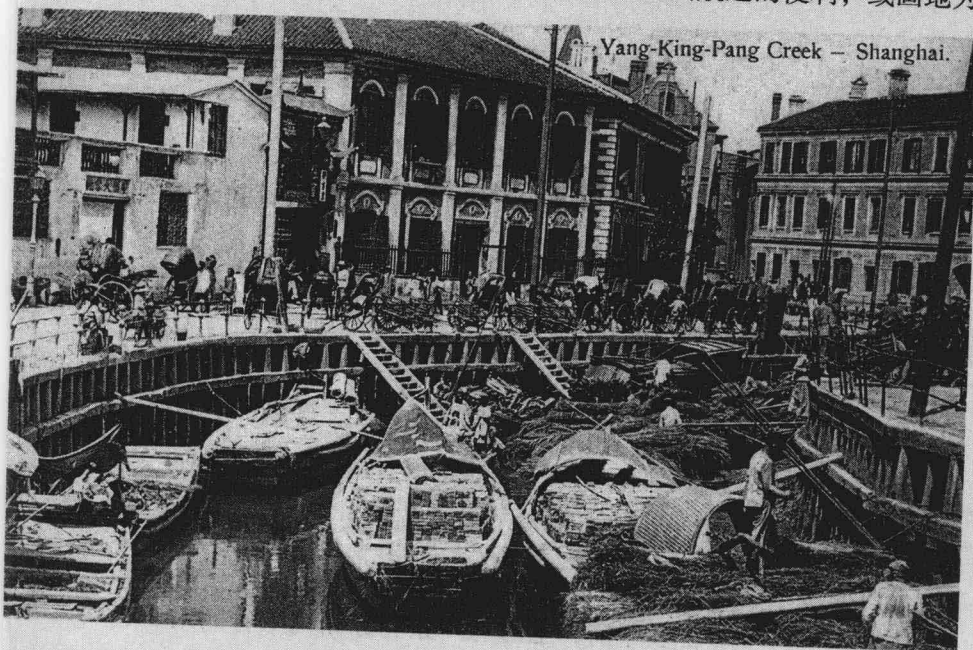
浜，叫洋泾浜。

洋泾浜，原来是一条小河啊？许多人知道或听说过这个名字，但不知道它确实存在过。是的，还没过百年，已经很少有人知道作为地理概念的洋泾浜了。

洋泾浜是一条存在很久的小河，无法考证它到底是什么时候形成的。19世纪40年代，因为上海属于五口通商之一，外来的洋人居其河之畔。尤其是英法租界的确定，它成了两个租界之间的界河，真正开始大大地有名了。但悲剧也从此而始。

从1843年起，到1914年，人类的生活彻底改变了它的自然属性，上海近代城市化的进程用了七十多年的时间，就消灭了这一条叫洋泾浜的小河，尽管人们曾经得到航运的便利，或画地为

洋泾浜曾经
是中西商
贸的前沿
之地（姚
丽旋供图）



牢的天然分界线，但功利的人们把它当天然的垃圾场，他们以为它能一辈子承载自己抛出的一切，送入黄浦江，送到大海。

当人们意识到小河不能承载城市之重时，洋泾浜早已病入膏肓了。多少次的疏通也无济于事。1914年至1916年，大约花费了两年的时间，人们才将洋泾浜完全填埋。洋泾浜，大概是上海近代城市进程史上的第一个“文明的牺牲者”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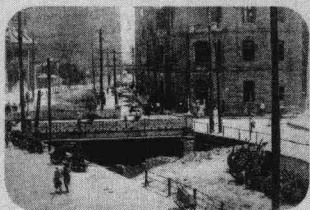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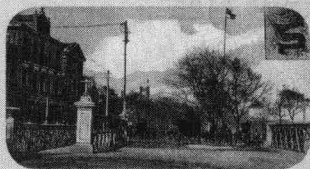
洋泾浜承载着上海的许多第一。早先租界被南面城里人称为夷场，是“西洋镜”百出的地方。但由于它的历史形象不佳，后来洋泾浜通常与黑暗为伍、与丑恶比肩了，有如西西里与黑手党，洋泾浜也常与上海滩的黑帮人物挂钩，如在黄金荣、杜月笙的传说故事中的显场。但其实，如若还原它的真实、还原它的地理本原，本无善恶可言。倒是来自人们的偏见或主动遗弃，我们已经有可能或已经将它的历史弄成了碎片。但是，它是上海的往事，是上海近现代城市的起源。

洋泾浜存在的时候，为了方便两岸的沟通，人们先后在浜上造了九座桥。从东到西，它们的名称分别叫外洋泾桥、二洋泾桥、三洋泾桥、三茅阁桥、带钩桥、程家木桥、东新桥、西新桥和北八仙桥，它们分别对应今天的南北向马路：中山东一路——中山东二路、四川中路——四川南路、江西中路——江西中路、河南中路——河南南路、山东中路——山东南路、福建中路——福建南路、浙江中路——浙江南路、广西北路——广西南路、云南中路——云南南路。它们之间前者原属英租界也就是后来的公共租界，后者则属法租界。现在中山东一路至西藏中路的延安东

路就是这条洋泾浜的前身。由于作者个人的能力有限，只能以此为由头，寻觅片断，由东向西以桥为章，星散云聚，随笔而写。

本书难以承担上海城市历史叙述之职。倘若读者能从中了解上海的旧情，了解祖父辈们的生活点滴，也不枉作者数年来的苦心搜索资料、实地考研和潜心撰作。倘若研究者能从中获得研究线索，则是另一种喜悦。

目 录 CONTENTS



前言 / 1

外洋泾桥 / 1

欧战纪念碑（和平女神像）/ 15

麦边大楼 / 25

金陵东路旧法国领事馆 / 28

二洋泾桥 / 35

会德丰大楼 / 42

卜内门大楼 / 46

永年大楼 / 49

洋泾浜天主堂 / 53

大壶春生煎馒头店 / 62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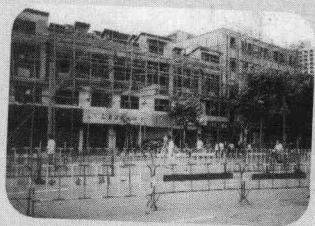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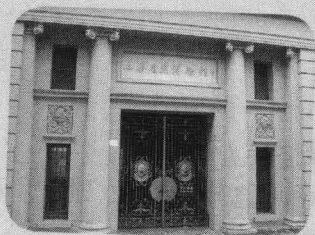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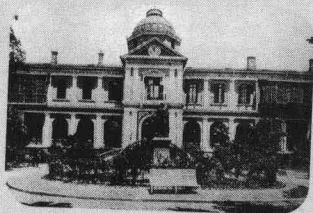
三洋泾桥 / 67

安乐宫 / 71

朱葆三路 / 74

三茅阁桥 / 81

跑马场 / 85



中汇大楼 / 88
上海自然博物馆 / 93
维拉斯宾馆 / 96

带钩桥 / 101
上海市食品工业公司门市部 / 109
仁济医院 / 112
法租界公董局大楼 / 120

郑家木桥 / 125
小花园 / 130
长江浴室 / 133
宝裕里 / 137

东新桥 / 143
浙江电影院 / 155
中央大旅社 / 160
松江街·中南饭店 / 170
福州路菜场 / 175

西新桥 / 179
裕德里 / 183
菜市街 / 187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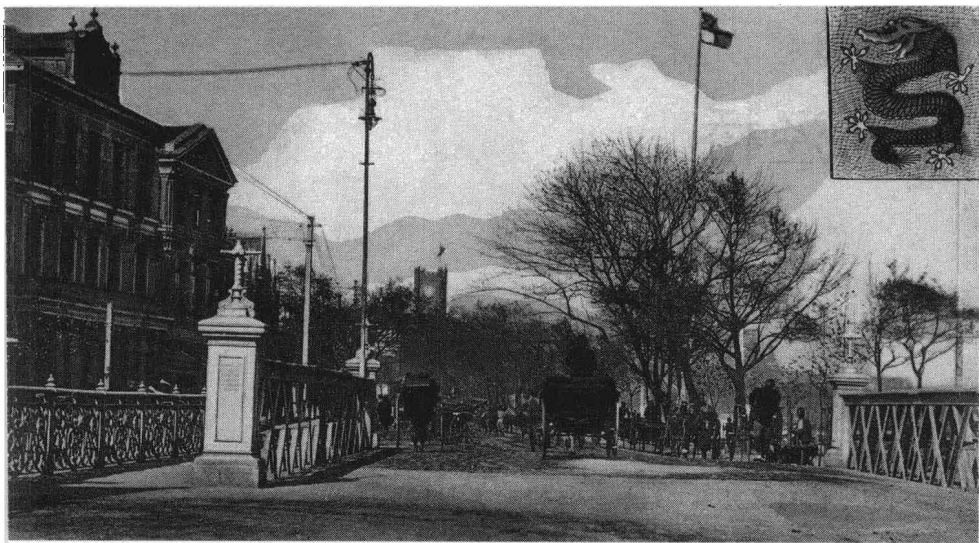
北八仙桥 / 191
大世界 / 196
郑福斋 / 204
共舞台 / 207

后记 / 215

外洋泾桥

贯通现在的中山东一路——中山东二路。中山东一路曾被称为黄浦滩路、扬子江路；中山东二路曾被称为法租界外滩

19世纪50年代的外滩，尚留有浓郁的乡村气息，夏季里枝繁叶茂的树木无虑地生长在江堤岸上，微风中摇曳着满身的绿色，形成水陆之间的一道天然屏障。岸边后来闻名于世的那条大道上，马儿蹄声的的，悠闲地带拖着车儿，放着碎步。一派田园风光。江岸，车道，再朝里，散落着一些两三层楼的洋楼：拱券顶的门窗，敞开式的楼廊，镂柱雕栏，朱中带黑的坡顶。远眺黄浦江上情景，三两只小舟在水中划行，西方人热衷的诸如水上运动，很早就被带到了远东，带到了他们才居住不久的上海。



外洋泾桥人车分流（姚丽璇供图）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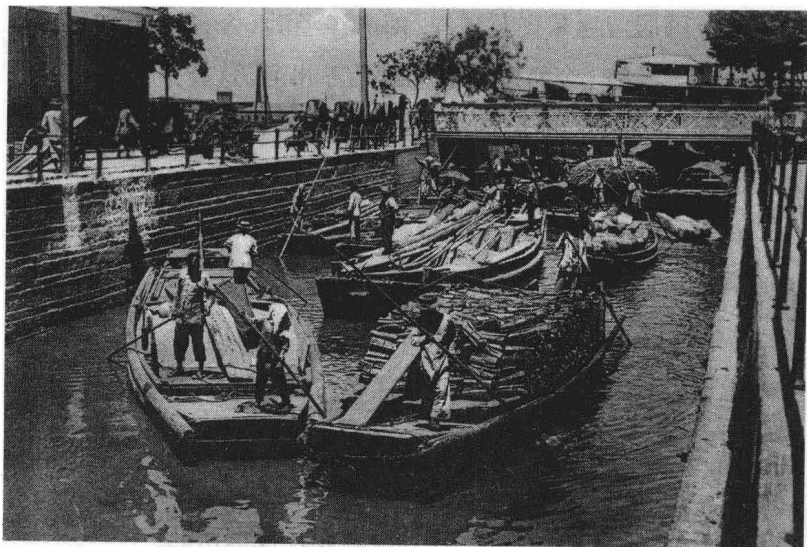
此时的上海，英租界有了十年光景了，远东第一大都市尚在烟雾迷蒙中。是英人巴富尔（George Balfour）首先看中了“上海县城以北及以东一块地皮作为居留地，因为在这里居住的中国人很少，而且有一种自然的疆界，还有一条约三千六百英尺长的江岸，商船在这里的江面上停泊，既方便又安全，沿江向内地航行，又有广大的乡村”。这里的江岸，自然指现在的外滩一带，沿江向内地航行可理解为向苏州河或洋泾浜溯流而上。当然，这个过程从一开始就不像外滩风景那样平和，从英国政府批准的英国驻上海领事的人选中更可以嗅出血腥味：马德拉斯炮兵队上尉——巴富尔。

1846年9月24日，巴富尔与上海道官慕久议定，

界定了英国居留地东到黄浦江、南濒洋泾浜（今延安东路）、西至界路（今河南中路）、北到苏州河，这就是后来所谓“英租界”的最初状态。这一大片自然的疆界固然包含了英国人对宽宽大大的黄浦江渴望，也包含了对当时鲜为人知、后来几成近代上海发祥地的洋泾浜欲念。1850年10月8日，英领事阿礼国就公开声称：“上海租界是一个自治共和国。”

上海开埠历史上名扬中外的洋泾浜，此时还默默无闻，清冽的河水承受着上游漂来的青色的水草和些许菜叶，横向融入黄浦江。然而，不久之后，就在这个汇合处，一座美丽的桥横空出世，跨越洋泾浜南北。与不远处苏州河上的外摆渡桥经度相同，纬度有异，遗憾的是它并不拥有像“韦尔斯桥”、“花园桥”、“公园桥”、“外白渡桥”这样众多的名字，更不用说像“叹息桥”那样足以让人浮想联翩的称呼，所有的风花雪月仿佛与此无关，直到与它互为生存关系的那条洋泾浜被填埋，它的名字还是叫外洋泾桥，多少显得有些固执和老派，也叫后来者感到几许莫名的遗憾。

法租界形成后的1856年1月19日，接任第一任法领事敏体尼（Montigny）的代理领事爱棠（Edan）召集法租界第一次租地人大会，筹划建造连接两租界的外洋泾桥。规定对近端地产每亩抽银8两半，较远的每亩抽银5两半，并在当日与中国承包商签订合同。桥的诞生看起来是那么的简单。



穿过外洋泾桥，就进入黄浦江了（姚丽璇供图）

许多书上都准确地记载了它诞生的那个日子：1856年3月25日。并称其长23米、宽10米，中孔的跨度有8米。它由法国租界当局出资，中国营造商承建，全部使用进口的新加坡木材。共花费了2000银元。

这座桥的诞生日子几乎没有争议。但所谓的法国租界当局出资，实际上是集资。之前的小刀会起义时，就有记载英军已在洋泾桥处布防。当然，这里的洋泾桥另有它指。

洋泾浜与苏州河不同，河面较窄，如果简单地拨弄一下，架上一座简便的木桥，依当时的建筑水平，也决非难事。从小刀会举事开始，一直到1855年2月小刀会退出上海县城，战争基本上发生在上海县城墙（今人民路）至洋泾浜南岸一带，清军屡次被小刀

会追逐逃到洋泾浜北岸。如若当时两岸缺乏相通之道，洋泾浜虽窄，但也并非狭隘到能容人一跨而过。因此，在新桥建造之前，洋泾浜上是有桥存在着的，1856年所建的桥，并不是洋泾浜上第一座桥，史料也证明了这一猜想。当然，它不在同一地点。桥的出现与存在，应了各种因素，特别需要经济的发展和顺应经济的发展。

在小刀会期间，上海道吴健彰曾分别照会英、法、美三国驻沪领事，讨论拆毁洋泾浜桥，阻止小刀会在洋泾浜自由行动的建议。1854年3月10日，吴健彰照会爱棠，请将法领事馆及法国商人雷米（D. Remi）的住宅移到洋泾浜北岸，所需房地租金由上海道代为缴纳，直到县城收复之日为止，并将洋泾浜上之两石桥拆去。

法国商人雷米1848年来沪，于1849年1月15日，向法领馆申请洋泾浜南首——中国人称十二亩地的地方——二亩三分八厘五毫的租地。他的一家可以说是上海最早的法籍居民之一，利名钟表行大概是法租界上第一所法国人开的商行。在他的申请文件中提到的地方与更早的申请人法领馆翻译哥士耆（Kleczkowski）重叠，哥士耆的申请文件提到了洋泾浜石桥。这座石桥的位置，在后来的二洋泾桥偏东。雷米这个名字将在本书中经常出现。

法国领事爱棠拒绝了这个建议。英国领事阿礼

国(Alcock)支持法国领事立场,但主张拆毁洋泾浜石桥代之以木便桥。这次商谈证明了在1856年外洋泾木桥建造以前,洋泾浜上存在过至少两座石桥。而二洋泾桥的前身,至少在哥士耆申请文件的1848年10月17日前就肯定存在了。

此前,经吴健彰照会后,阿礼国已下令将三茅阁桥拆毁以切断小刀会出进之路。

租界当局初期左右逢源的做法,使清廷和小刀会各存希望,所以当时出现了非常奇怪的战争现象:作为官方的租界当局,对外宣扬严守中立;在清军和小刀会的军队中,却都出现了手持洋枪的高鼻子。

“洋泾浜”现象就这样出现了。



由于小刀会与清军的战斗主要发生在洋泾浜以南，直接影响了法租界的安宁，法国领事爱棠串联在沪的英、美领事，并派出军官代表约见小刀会领袖，要求小刀会退出上海县城，即现在已并入黄浦区的南市一带。

照会是一种借口，外交上的虚实时真时假。

法国租界当局还是按捺不住，放弃了中立的誓言，首先投入了战争。结果是众人周知的。

外洋泾桥从1856年起，正式记录在案。因为有了桥，延长外滩的设想才得以落到实处。1859年，由英国领事罗伯逊主持，召开了英租界租地人大会，讨论延长外滩的议题。决定授权工部局，将“现在的外滩自洋泾浜延长至怡和码头”。

(左)从法租界看外洋泾桥；远处海关大楼(二期)已造，当年左行右行各不同，不知车怎么开？

(右)从公共租界看外洋泾桥



但是，1865年，有记录表明此前外洋泾桥已毁，因为英国工程师弗里曼在这一年和公董局讨论在此处建木浮桥的事。

到了19世纪70年代，这座木质的浮桥在经过了近数年的服务贡献之后，显得疲惫不堪。这座连接着英法两租界的外滩、延伸着黄浦滩风景线的桥梁，已经不堪重负：挑担走夫的踌躇徘徊、黄包车夫力所难及的沉重、马车飞驰而至的冲击以及浜中穿梭舟船无意的冲撞。1874年6月，两租界就商定将外洋泾木桥改成铁桥，材料从欧洲订购；但到了1876年11月，有报刊还在载登，工部局拟将黄浦滩英法租界交界处的木桥改建为铁桥。从这些情况来分析，两租界在协作方面有很大的分歧，显得障碍重重。新的外洋泾桥建桥的资料无从所考，估计在19世纪80年代前才落成。从留存的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许多照片看，外洋泾桥确实是有钢铁部件。

时光荏苒。进入20世纪后，洋泾浜因不能更多地承载城市文明带来的综合病症，终于走到了历史尽头。它那越来越壅塞的河道，使各个方面都不能容忍。

1914年6月4日，公共租界召开纳税外人特别会议，通过决议：授权工部局同法租界公董局和上海跑马总会会商之后，将洋泾浜及泥城浜改为宽阔之大道。

1914年底，洋泾浜填埋时，人们发现将要推倒的是一座非常漂亮而已经无用的桥梁，桥的两侧有专门